

一处静谧,悦一缕时光

许观连

每当疲惫时,我都会做香薰蜡烛放松一下。乳白色的蜡块在精美的陶瓷小锅里慢慢融化,飘出一股甜甜的奶香味。蜡块融化后,添入喜欢的香薰植物精油,顿时香气四溢。淡淡的芬芳在鼻尖环绕,氤氲一室静谧之境,仿若置身唯美的梦境。待到蜡液凝固,再点缀上喜欢的精美干花,便是一方富有诗情画意的小景。这一刻,身心顿感舒适惬意。

此时有酒则更佳,回首千年前,宋代文人名士便在有花有酒的日子中寻得别样情趣。据载当时流行一种风雅游戏,一群人坐在开满花的树下,每人手中一杯酒。花瓣漫天飞舞,落入谁的杯中,谁就要连花和酒一起喝下去。举座笑语喧嘩,酒美花香,清雅悠闲之风令人神往。闲时邀好友,携清酒,远离尘嚣,尽享恬静悠然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!

若能山中择一安静田园,种菜养猫,闲时三五好友喝茶聊天,亦能令人开怀。这样美好的田园生活在《山中的汤姆先生》这部剧中一一呈现。最动人的一幕,莫过于所有人惬意地坐在屋前的木栈台上,望着院前一望无垠的“绿海”,分享着盘中佳肴,闲话几句家常。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在他们身上,暖暖地晕出一片晴朗。此情此景,能让人从世俗的烦恼中抽离出来,放慢脚步,回归最纯粹简单的日子。

匆忙繁忙的日子里,情调才是最珍贵的。作家雪小禅便是这样在似水流年中,活成自己的“陆地仙人”。她闲时喝茶、听戏、下厨、养猫,在自家小院种花养草,也喜欢到大自然中漫步,聆听风声和鸟鸣。“用文字腌制时间,煮字疗饥,过鲜衣怒马生活,享受碗碗里盛满,闲情在三生韶光贱的光阴里,指尖上沾花,孜孜以求,散发微茫。”或许,生活本该如此悠然舒适。

悠闲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,是一种无声的体验。就像我喜欢漫步在小巷中,感受生活的从容与缓慢。爰小巷尽头一间灰棕色咖啡馆,阳光穿过天窗暖暖地铺下来,柔和又恬静。坐在落地窗前,手边一杯香浓的咖啡,听着轻缓的音乐,聆听对面写字楼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,独自发呆。其实我也是熙熙攘攘人群中孤独的一员,却在咖啡独有的花果酸香中,放慢前行的脚步,享受一份安逸,飘然。

生活就是寻一处静谧享一刻悠闲,觅一处清欢悦一缕时光。亦如一杯调制的咖啡,越是慢慢细品,风味越发浓醇。

黄鹤楼赋

余祖发

黄鹤飞天,大江向东,坐龟蛇、锁江汉、览三镇、眺八方,此乃武汉黄鹤楼也。

黄鹤楼始建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(公元223年),兴盛于唐宋明清。初为军事瞭望台,秣马厉兵;后成雄伟黄鹤楼,雄踞江边。昔日夏口,今日武昌,历史变迁,尽收眼中。武昌首义,惊天动地,辛亥革命,推翻帝制。北伐铁军,挥师向前,饮马长江,会师武昌。五四洪水,岂奈武汉,九八抗洪,谱写新章。风云大事,见证历史。

黄鹤楼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,历代文人墨客游览于此。多少千古名篇,当属崔颢《黄鹤楼》为冠: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李白登黄鹤楼,为之感叹: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无奈另写一首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凤凰台上凤凰游,风去台空江自流。

黄鹤楼上有时诗如赋。江南名楼之岳阳楼,有宋代名相范仲淹题写的《岳阳楼记》,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荡荡的雄伟气象,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,为世人所惊叹。江南名楼之滕王阁,有唐初三杰之一的王勃当场挥毫所作的《滕王阁序》,襟三江而带五湖,控蛮荆而引瓠越的气势,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,为文人所折服。

江南三大名楼唯缺黄鹤楼赋,80年代黄鹤楼重建,余求学武汉时,曾随友同游黄鹤楼,不敢有此奢望,今已年逾古稀,尚未见大人物作此类雄文,故突发奇想,欲学写《黄鹤楼赋》,起抛砖引玉之用。秉承:不唯圣贤,敢为人先,不计得失,尽职尽责之理念,借重黄鹤楼,书写人生之义焉。

平凡父母让日子闪亮

李欣怡

三年级的我,似乎比同龄人早熟得很多。父母用行动告诉我,辛苦努力付出,才会有收获。他们像一盏明灯,总在我迷路时,照亮我前行,还为我遮风避雨。

天下职业很多,也许别人爸爸、妈妈的工作雨不淋,太阳不晒,工作性质很清闲,也许还有也许……虽然我的爸爸是一位帮助别人装门的人,但因为他的脾气好,勤劳能干,我更尊敬和爱我的爸爸。虽然他天天都在打电话、打电话、装门,海而不倦地重复着同样简单又复杂的事情,但也因为他的乐此不疲,怪不得有吃饭的时候可以休息,让我觉得爸爸很伟大。虽然我爸爸的衣服天天脏兮兮的,头发里也时常有很多小渣片、灰尘之类的,头上背上全是汗,但他总是微笑着对我们每个人。虽然我明白他一定很累,但是更明白了他用行动解释他曾说过的“如果你不吃学习的苦,那就只能吃生活的苦”。

因此爸爸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付出,希望我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,这样才能不让他受更多的苦,关键是为他的付出感到值得。

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一位英雄。她像很多其他妈妈一样天天洗衣服、做饭、监督、帮助我和哥哥学习,一天到晚很累,忙得不可开交。除了这些她还要守店铺,也很辛苦。但她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不抱怨,很有耐心。可今年,因为我们是外地人,哥哥在老家读初三,中考学业压力大,妈妈不得不回老家照顾爷爷。没有妈妈料理我和爸爸的生活,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之前乱了很多,这让我们和爸爸更加想念有妈妈在的好日子。爸爸既当爹又当妈,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,接送我上下学,还得负责赚钱养家,让他更辛苦了!

这就是我满腹充满爱意的衣食父母,平凡而伟大。用他们的肩膀扛起了全家的责任,也开启了我们的幸福之门。感谢平凡的父母,让我的日子过得闪亮。

过冬

彭庆玉

烧柴还得靠自己辛勤劳动去解决,需要摇船篙桨到洪湖弄几船水草,把它晒干后摆成垛子,以备过冬时用。有一年冰封一个多月,我家摆在屋外的一垛烧柴被人盗去了一担,父亲沿着雪地脚印找到后,因这人是我父亲从未伤过和气的乡里乡亲,他没有打扰人家,就默默地回家了。三是吃菜,冬前每家每户都会把青菜制成一大坛子水腌菜、盐水辣椒腌制的萝卜扁豆、腐乳等,平日常也会把一些小鱼小虾晒干后积攒起来以备过冬食用。如果冰雪天太长的话,实在没有菜吃了,就把大米加少许石膏浸泡后,磨成浆熬制成米豆腐。

那是寒冬的一天早上,我把门打开一看,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,很是晃眼。左邻右舍农户,有一不小心的,家里喂养的鸡放出家门,就会产生雪盲现象。鸡站在雪地上不知东西南北,茫然不知所措,主人出门去驱赶逼迫它回家时,它就一改平时的两脚步行为展翅乱撞,这得费很大的功夫,才可从房前屋后的角落里,把它们一一抓回。小时候起床时,天气太冷的话,母亲会把我的衣服拿到烧火弄饭的灶前烘热,卷一下包好后让我赶快穿上。有时,头天晚上床头柜上的碗中有余喝完的开水,这剩下的水第二天就会结成一整块的冰坨。

记得十岁左右那一年,天气特别冷。雪地里我与小伙伴们不是堆雪人打雪仗,就是拿着一根长竹棍,到屋檐下去敲打冰挂,把它当着冰棍吸着玩。门前有一条直通长江与洪湖的大河,通过半个多月极寒天气冰冻后,水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。河的对岸上游住着近两百户人家,那里叫码头大队,与我们墩台分属不同的两个人民公社,当时大河上没有渡船,平时我与墩台上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,从来没有到河的对岸去玩过。这次河面上结出了一层冰,趁着这便利条件,到河对岸墩台上去逛逛,成了小伙伴们的心愿。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我们一众小孩儿,踩在滑溜的冰上,开始还是蛮吓人的,走着走着,胆子也就渐渐大了起来,不一会儿就到了大河对岸。

那时,还没有新修改造河,码头大队的房屋从大河上游到下游沿河依次排列,我年近七十的大姑妈,就住在码头大队大河下游岸上,姑父已过世多年,表哥在县城工作,表嫂在乡下务农。当我们路过一座大瓦房

门前时,我隐隐约约记得这可能是大姑妈的家,就随口呼叫了一声“姑妈”,出门招呼我的是打扮洋气长相俊俏的表嫂。表嫂见我是大河对岸舅舅的小孩后,就返回屋里,拿了一块碗口大的糍粑子塞给了我,这糍粑子是用麦芽大米熬成的,乡下人都爱吃。当时年龄小,还不大懂人情世故,就毫不客气地把它揣进了自己的棉衣口袋,连“谢谢”二字也不会说,跟随小伙伴们一溜烟地跑了。

也是这一年,邻村有位退伍男青年结婚,女方家在百里洪湖中间一个叫东港子的洲子上。当时没有陆路,要出东港子,只能驾船摇桨六七里水路,就像水汴中的人要离开梁山泊须得坐船。这对新人佳期选在腊月上旬的某一天,正好碰上了那年“三九四九,冻破碓臼”的天气,当时湖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无奈之下,接亲的队伍只好委屈新娘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了。因冰面上滑溜,一路上新娘不知在冰途中“拜”了多少次天地,摔得她鼻青脸肿,一身新人妆容也摔得面目全非,禁不住哭诉一场,一想到今天是与心上人喜结良缘的日子,只得忍气吞声,强装笑脸。到了新郎家,已是深更半夜了。经过数十里冰途的长途跋涉,历经千辛万苦,身体就像散了架似的,无论是接亲的还是送亲的同行者,都累得趴在喜宴桌上,动弹不得。

村民用水,那时都在墩台前的大河边搭建的石码头上。大河结冰了,只得靠墩台上身强力壮的男子用一柄木制大榔头,通过反复的敲打,才可在河面上敲出一只芦席大的窟窿眼。村民用水桶挑水回家,或清洗衣服被单,或淘米洗菜,整个墩台上居民用水,就在这口水窟窿眼里。当墩台上用水的人多时,人们往往还需要在寒风中排队等候。

年轻时,冬天里我干的最苦最累的农活,当数春节到来之前,到了结冰的洪湖里挖莲藕。农历过年,都在数九寒天里,我们当地习俗,吃年夜饭时少不了一道莲藕猪骨汤头。要想吃到这道菜,得走五六里路,来到生长莲藕的洪湖湿地,那时没有防水的裤子,只能赤脚在冰泥中采挖,要从两三尺的烂泥地里把藕翻挖出来,又不能铲伤了它,干这活不但要技巧更费人的体力。身强力壮的能干人,大半天一般可挖藕四五十斤,甚至七八十斤的也有。我挖藕不行,一旦发现了藕,每挖一下,就会

远去的渔鼓

别世禹

里安身。

午后的阳光软绵绵地洒落在温馨的土地上,行走的渔鼓人,兴许是口渴,矮小的母亲一时会意,匆匆忙忙跑进厨房,从墙角灶台上茶壶里倒上一碗水,双手捧出来虔诚地递给老人。老人一饮而尽,胡子被水珠湿润,感谢这个乡村的淳朴和农妇的善良。

但是,我是多么想触碰一下老人的渔鼓,想用手在上面轻轻拍打,想感受那一小块绷在渔鼓上的皮是否如树皮一样的坚硬。我琢磨出各种理由,都没有一个能合适地接近盲眼老人并获取他信任的机会。一个顽劣少年,对盲眼老人认知的改变,微乎其微,似乎洞穿一群玩闹孩子们心底的全部。

我常有扮演了一次不光彩角色的错觉。彼时,看到盲眼老人顺风行,我会残忍地破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我拉过身边的小伙伴,耳语几句,在地上寻到一截即将燃烧为灰烬的烟头,作为荆荆刺秦的道具,把它掩在小手掌下,蹑手蹑脚地绕到渔鼓老人身后,投石问路第一个蹦跳,烟头穷凶匕见地闪着溜星火从渔鼓的顶端口扎了进去,然后,像一切都没有发生。老人干瘦硬硬的手有节奏地在渔鼓上拍打,绷着的渔鼓皮弦断神散,没来由地被烟火豁开一个大洞,冷寂地发出沉闷的暗哑声。渔鼓老人颤着嘴唇,面皮抽

说孝

付玉成

带地的房子。作为补偿,自己只能无休无止地进行物资供给,可没有办法缓解父亲对爱需求。

父亲是一个执着的人,清高的心境与倔强的脾气硬是没有让他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伴侣。原以为尽孝就是物资上的丰衣足食,虽然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,可是他编织的手艺足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,直到父亲去世,才发现几十年来给过的钱他一笔一笔都记在本上,而且一分都没有花,全在银行账上存着。很多乡亲埋怨他不会过日子,舍不得吃穿,可就是没有人理解他所期望的日子,一个人纵然是天天山珍海味又能吃出什么滋味呢?看到别人出入成对,孤独的心还哪有对物资的欲求。要不是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,经历这三年的失爱生活,我也体会不到精神安慰的重要性,孝顺真的不只是寄钱,买房,购物,陪伴比什么都重要,即

渔鼓,起源于唐代,明清时期最为鼎盛。几百年来,一代代背井离乡,游历四方的穷苦盲人或者半盲者承先启后,口口相传,使得这一说唱艺术在民间广为流传,久而久之,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文化。因渔鼓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老百姓喜爱,且随时随地能够拍打演奏。后来,政府部门以“湖北渔鼓”给予命名。

乡村,可以铭记的东西太多。古旧的村庄,是一个发烫的容器,里面藏着祖先遗落的密码;盛着鸡叫声,鸟鸣声,狗吠声,风雨声,花开叶落声。五谷在节气里成熟,野草被我的先人一根根拔起,衍生出一缕缕清朗的炊烟,普度众生地填饱大地子民饥饿的肚子。

那些年,村子里到处都是人影,经常行走着一身份独特的人。他们志向不明,忠贞于泥土,清苦地孤独终老。我见过的他们,有三五个搭伙玩杂耍的,有背着小药箱给猪打针看病的,有持着盲杖一路敲一路行的渔鼓人。这些草木一样的生灵,被风一吹,散落在村子四周,和泥土一样,隐忍而朴素。他们在光阴里游走,沉默中保持草木的本质和原始的尊严。

盲眼的渔鼓人,出现在村子里,明净的乡村就鲜活起来。渔鼓声从村头由远而近。手拍渔鼓的盲眼人,背驼而苍老,持一根细竹杖,挎一尾竹筒渔鼓。渔鼓约莫一米长短,一头空置,向下的另一头绷着一张圆

形的猪皮。老人斜抱渔鼓,皲裂的手指灵动地往渔鼓上轻轻一拍,圆润拙朴、音质敦厚的“砰砰”声带着悠然的韵律在大地深处传开。庄户人听到声音,放下手里的农活,或者端起饭碗,迎接或目送,渔鼓成了盲眼老人在尘世的通行证。

那年,我八岁,涉世未深,生性顽劣,打着赤脚在后面紧跟,盲眼老人手抱渔鼓,捋一下花白的胡子,边拍打嘶哑低沉地唱着曲儿,唱腔里透着润物无声的古趣。顺着老人的音调,我直听到心里去,轻轻哼上一两遍,自然就学到了,稚嫩的音色与盲眼老人的腔调不谋而合。

渔鼓声声,隐蔽着一个小小少年丝丝缕缕的情怀。动情中,一双柔和的手,丈量从前到现在的距离,似曾有了《山河故人》中未来人向故乡的方向前行,宛若回到从前,我们一群小伙伴在月下的草垛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,直玩得天昏地暗,月亮偏西,生怕回去早了,辜负头顶的一空星光。早晨,拿着一根光溜的杨树棍子耍弄武戏,飞身一脚对着路边的一棵小柳树来回踢打,把那片炊烟下的土地弄得满是黏稠的欢声笑语。

渔鼓声声,俯视乡村真实青春岁月的记忆。黄金质地的点滴,被草木之上的风一吹。顷刻,有了丢失的味道。这些孩子们,闹着闹着就长大了,有的人飘向远方的城市,飞也似的逃掉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如同消隐的渔鼓老人,如今走向了何方,又在哪

在父亲离世数年之后,我自己已进入了花甲岁月,面对已经形单影只的自己,时常会想到数十年孤身一人的父亲。自从母亲离世之后,父亲就一直独居,从20多岁到风烛残年,他默默承受着孤独,默默地忍受着父子分离的折磨,从青春少年到耄耋之年,从意气风发到无言无语,从玉树临风到腰躬背驼,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。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一定想象不到他这50多年的光景是怎么挺过来的。

年少时期的我,忙于学习,多数时候还在埋怨自己没有母爱,成家之后,更多的是关爱自己的小家,也很难感受父亲的孤寂,其中也曾尝试把父亲接到身边,无奈条件有限,三尺蜗居容得下父亲的身却容不下父亲的心,不同的生活习惯注定要将我们分开在城市和农村。虽然愧疚,但无能为力,年轻的自己实在没有能力让父亲在城市里住上